

《阿勒泰的角落》:

自由一旦漫开,就无边无际

□ 北京

2024年5月,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,好评如潮。

无论有没有去过新疆,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关于它的想象。在李娟的另一本成名作《阿勒泰的角落》里,作者用她独特的笔触,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写下了一首长长的散文诗。

阿尔泰深山牧场的旖旎风光,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,与家人在牧场收废品、做裁缝、卖杂货的琐碎日常……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北部,西北与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相连,东北与蒙古国接壤,这里人烟稀少,俨然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

而在李娟的描绘中,阿勒泰的万物

灵动又可爱。河边的火柳长得安静又热烈,桥头天空上盘旋的鸽子像音乐般拥有感人的力量、月亮像一个出口明亮地敞开着等待整个世界离开……她写人,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更是纯粹而透明:她和心上人林林一起坐在高高的大卡车驾驶室里唱遍所有会唱的歌,那种每天看着路的那头期待着与对方见面的热切,读来内心自然充盈喜悦。

李娟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阿勒泰的美丽与生命力,一笔一画都能唤起人们心中的诗意。更击中读者内心的,是她对生活之苦的深刻体会,以及对人内心深处孤独之感的时时照拂。

“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了柔软的,留下了坚硬的。”李娟在书中如

此写道。一方面,李娟用她对生活的热情将痛苦与沉重的部分进行了体面的“裁剪”,让人读来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。

巴拉尔茨深处的一家河南人,背井离乡,遥遥地从河南来到新疆,在这偏僻闭塞的角落一待就是30多年,如今依然乡音未改。

驾爬犁的人无暇看彩虹,因为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只能看着脚下的大地,来不及抬头仰望美丽的天空,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满脸笑容。

牧场环境恶劣,在寒冷刺骨的冬天,李娟一家需要拿着斧子带着桶去河边凿冰取水用。裁缝铺跟随牧业转场,住的是帐篷,遇上大风天会拔地而起,下雨天睡觉都得披雨衣。然而,艰苦的物质条

件一点也没有磨灭掉作者对生活的热情,乐观知足的心态让这一家人能时刻感受到幸福。

不用住帐篷,有铁板围成的房子就觉得满足;发现从河边捡到了一截破烟囡和自己砌的炉子完美适配会开心不已;在水泥地上打地铺,也能感到“舒服得要死”。

李娟丝毫不掩饰在深山牧场生活给人带来的孤独。边疆荒芜寂寥,游牧生活颠沛流离,于牧人而言,羊不仅作为食物存在,还是为了“不孤独”而存在。

在遥远的阿勒泰,有着与我们一样的悲欢离合,一样的人间冷暖。而在每个笃定相信文学的人心里,都有一个最美好的“阿勒泰”。



书架

《不一样的中学》

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

世界上最好的中学是什么样的?不同国家的中学生是如何学习、生活和成长的?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历时4年,以英国、美国、芬兰、中国的30多所中学为主要观察对象,呈现了“不一样的中学”在教育理念、课程设置、教学实践、校园建设等方面的面貌,讲述了处于不同教育环境中的择校故事,深入探讨了“全人”教育、博雅教育、自然教育、未来教育等不同的教育体系。

《不一样的中学》在教育理念、课程设置、教学实践、校园建设等方面的面貌,讲述了处于不同教育环境中的择校故事,深入探讨了“全人”教育、博雅教育、自然教育、未来教育等不同的教育体系。

《内陆之行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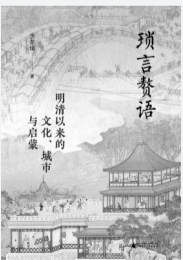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诺奖得主彼得·汉德克最新长篇小说。一趟史诗般的法国内陆之旅,一幅法国社会现实图像。主角对风景的观察、与动物和人的偶遇,是对一个地区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



关注,包含了生动的声音、气味和感觉细节。无法在社会立足的年轻人,在旷野中寻找自我。

《琐言赘语》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,从明代洪武年开始延续到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,涉及城市社会、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,为了解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,提供了有趣的细节。作者运用社会史、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,立足于御制文集、经世文编、戏曲民歌等材料,通过“志怪笔记”“历史掌故”“城市风貌”等主题,呈现了帝王、士人、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群众的众生相,构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近代化世界。



读诗

《小院》

(唐)唐彦谦

小院无人夜,烟斜月转明。
清宵易惆怅,不必有离情。

喜欢家中有个庭院,不论大小,有一方庭院就好。就像博尔赫斯诗中所说,庭院是天空之河,是天空流入屋舍的通道。庭院贯通天地,让天光流淌进来,使夜晚更为亘古,使人在尘世而不失星辰的高度。

从前我家的庭院,正对着灶房,做饭时,炊烟袅到庭前。墙边三棵桐树,白天院子里光影流转,时闻鸟喧。洗过碗盏,绿荫辉映灶间,只觉日子宁静悠远。

母亲总是黎明即起,洒扫庭院,笤帚扫地声格外寂静。一盆洗脸水就放在树下,吃饭洗衣,清坐说话,都在这里,下雨天,雨也落在院子里。天黑前,暮色在院子里久久流连,直至屋里灯光亮起。



新章

我的嘴边有一个小小的痣,都说这是爱吃的象征,我是相信的,因为就连小时候去诊所,我也会因为讨厌嘴巴里停留的苦味,在吃药和打针中选择打针。

吃药难,喂药更难。妈妈对于这件事怨念颇深,在她的记忆里深刻地记录着两次“滑铁卢”。其中的一次我没有记忆,据说是小时候看到她冲感冒药后,为了不吃药就偷偷跑出了小院儿。妈妈吓得追到街上时恰巧被前院的婶婶看到,结果不仅被冤枉“发火吓到了孩子”,还被迫接受了一场“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”的育儿教育课;另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得了胃炎,中药太苦,我喝了就会吐,妈妈把吃糖吃橘子等方法一一试过都无效后,忍不住大声说了一句:“药还有好喝的?快喝!”结果又被爷爷奶奶说成是“发火吓到了孩子”,再一次接受了一场相同的“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”的育儿教育课。

小院无人夜

□ 三书

夜间的庭院,黑暗伫立,如一个人,或一个神。三棵桐树,水井,门道,都无声地隐入黑暗。有月亮的晚上,庭院笼着淡淡的清辉,梧桐树影斑驳在地,有一种如梦的美幻,一种无端的哀愁,不知所起,幽邃难言。

唐彦谦这首绝句,意在言外,他尝试呈现的,即是月夜小院难言的清愁。“小院无人夜”,这句既命名夜晚,也命名小院。没有人的院子,静悄悄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,但是有别的在发生:“烟斜月转明”。夜气如烟,渐斜渐散,月色转明,如此良宵,使人莫名惆怅,不为得失,不为悲欢离合,亦不可以作为一个问题。

很多人读诗,读到“哀愁”“惆怅”,若是泛泛而读,倒也罢了,若是认真解读,必要追问到底,则必从诗人的生平经历中寻找原因,即使找不到任何证据,也要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。这种解释大可不必,更恶劣的是,这样解读一首诗,等于扼杀了诗。

诗是非个人的。诗人的创作活动源于潜意识深处,他是作为人类心灵的一个原型在发声,诗作为艺术,经由诗人创造,但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生活领域,诗的创造性是非个人的。荣格在《论诗人》文中谈到“情景秘诀”,他说艺术家创作的秘密,即在艺术表现那一层经验里,人类是整个个人,而不是以个体方式生活的某个人,个人的喜怒哀乐无关紧要,诗人的个人生活不能解释他作为诗人这一现象。

唐彦谦作为诗人,直觉到了这个问题,诗的最后一句“不必有离情”,谢绝了所有的推理解读。他知道他不是因为离情,也知道此时的惆怅,在别人看来必然是由于离情。清宵易惆怅,不为什么,也不需要解答,因为我们都懂。莫名惆怅,是超越个人经验的,是我们潜意识深处被触动,是也许早已遗忘了的记忆渴望将我们唤醒。

(摘自《泰山多胜事:四时读诗》)

如果母爱有赛道

□ 张喆

她磕磕绊绊地学习着成为妈妈,在她的眼里,我的生活是无数的起跑线,学着吃饭、走路、上学……不管出发早晚,不管速度快慢,她只是陪我摸索着向前走。若是母爱也有赛道,也不知现在的我,陪着她走到了哪儿?

小时候,我和妈妈像是天生“对手”。如果我学过画画,那么我会把她画成瞪着铜铃大眼的钟馗,把自己画成一只可怜的小鬼;如果我是作曲家,那么我送她的也绝不是恬静的钢琴曲,而一定是一首激烈的摇滚……现在的我和她,更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知己,各有输赢。现在我已经有些“后浪居上”了,她出门时,我成了那个絮絮叨叨、反复进行反诈骗宣传的人;她要去医院,我成了网上挂号又带着她去排队、分诊、取药的人。

我听过也看过太多关于母爱的影音和文字,那些隐藏在平淡中的重感与温情,爆发在转折中的力量与坚韧,

那些母亲的形象是相似的,像是天生的奉献者。但书本合上、屏幕变黑,那些虚幻的母亲形象就会淡去,她们都不是我的妈妈,我拥有的只有眼前的她而已。

小时候,爱是她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;长大了,是我坚定地与她五指相扣。转眼间,这条爱的赛程已经走了很远。

我的表达能力远远比不上爱读书、爱写字的她,我写过太多太多的人,却很少写她。也许是因为我依旧稚嫩,还没学会将自己抽离,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记录;也许是嫌弃每一个文字,疑问它们为何不能表达出我对于她的全部感受。她是母爱森林里万千树叶中唯一的一片,甘愿在我的人生之书风中风干。我吸收她青春的水分,给她增加一些褶皱;她将自己拆解为细密的纤维,为我织补出一页又一页新的篇章。